

编辑 李昊 校对 刘玉娟
电话 67655592 Email:zrzbfz@163.com

中原收藏



饗饗纹带盖角

角是一种饮酒器。该饗饗纹带盖角有盖,盖顶有半环钮,器口呈撇形,深腹圆底,三棱锥足,器腹一侧有兽首状饗。盖及腹部有扉棱,间饰云雷纹衬底的饗饗纹,颈部和足部饰蕉叶纹。该角构思巧妙,造型优美,花纹流畅,工艺精湛,为同期青铜器中罕见的珍品。

河南中原收藏文化研究院供稿

博古斋

中国古代的监狱

陈永坤

早在远古时代,原始人就建有监狱,不过那时不叫监狱,只是他们用来看管猎到的野兽关养起来的洞穴。到后来有了战争,要把捉来的俘虏关进洞内加以看管,这就算是最早的监狱了。国家出现以后,监狱才正式成为一种专政工具。唐代一本重要的法律著作《唐律疏议》记载了一个皋陶造狱的故事。皋陶是四千多年前传说中的人物,舜帝时期他担任法官,首创了监狱。从而皋陶就成为古代掌管监狱的神明。历代狱官狱卒及犯人莫不崇拜于他。

尧舜时代,监狱称作“圜土”,也叫“圜墙”。据《广韵》彭氏注:“皋陶作狱,其制象土,墙曰圜墙,扉曰圜扉,名曰圜土。”《汉书·司马迁传》:“幽于圜墙之中。”颜师古注:“圜墙,狱也。”这种作为监狱的圜墙,也就是用泥石土砖筑成的一种高大的环形围墙,里面关押犯人。据目前所知,圜土是我国最早的监狱。

夏代,监狱叫“台”,后来夏桀将汤囚禁在现河南省禹州市南,台就改称“夏台”或“钧台”。商代将监狱谓“羑里”,也是因纣王将周文王囚在“羑里”(今河南汤阴一带)而得名。

“圜”,我们今天还把这个词当做监狱的说法,起于秦朝。其实根据《说文解字》的注释,“囚”为狱,“圜”为看守。关押起来的犯人,绝大多数施加刑具,以防反抗和逃跑。

到了西汉,才有“牢狱”之名。《汉·萧望之传》:“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人牢狱。’”掌管牢狱的官员,叫“提牢主事”。牢房也不再是土牢石圈一类,还增制了地牢、水牢、铁牢,建造规模比先前的更要扩大和牢固。而且不再只在皇朝才有。而是从京城到州、府、县普遍设有牢狱。用“牢”的另一种叫法“牢城”,是到了宋代才有的。古代封建统治者惩罚犯人常常是在折磨之后,把他们遣送到荒远的边疆地区去充军,或关押,或苦役,关他们或强迫他们劳动的地方就称作“牢城”。《水浒传》中林冲发配沧州看草料场,这草料场就是牢城。而“监”的出现,是到了明代始见用。《明律捕亡门》:“凡犯罪被囚禁而脱监,及解脱自带锁钮越狱在逃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

至清,“监”、“狱”两字合用,及至再后一段时期叫“班房”、“看守所”,均已一直成为今天人们熟知的用以监禁犯人的地方。但在清代这三种设施,各有不同的区别,是对已决和未决的人犯实行分管分押场所。

新书架

《中国式送礼》

姜涛

本书每一节都针对人人头疼的送礼问题,通过案例做全方位深入探讨,并彻底找出解决之道。在此,你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送礼的好点子,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礼物及实用性的礼物,同时也有大胆新奇的个性好礼,满足各种人,各种节日,各种场合的需求,给你全方位的送礼指导,保证你成为身经百战的“送礼达人”!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就说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无论是个人送礼还是企业送礼,都成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人类社会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交往内容。

礼品是人品的延续,礼品是社交的纽带,礼品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它也反映了你希望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树立怎样的形象:一位能赞赏别人的人、一位情趣高雅的人,抑或是一位知道如何用微笑来促进关系的人……更重要的是,它对接受者来说也是一个肯定;对对方的忠诚得到了你的认可,对方的坚忍精神值得赞扬;对对方的领导才能对部门至关重要;对对方的健康令人牵挂……它把你和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你和他的情谊。

欧洲之行很长时间了,德国西南摩泽尔河畔美丽小城特里尔布吕肯街10号那栋朴实的灰白色三层小楼一直萦绕心头,那里是马克思故居纪念馆,1818年5月5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在这里。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这幢不起眼的灰白小楼。小楼门口的墙上,镶嵌着带有马克思石雕像头像的铭牌,告诉人们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建筑。迈进大门,故居正厅是马克思的铸铜雕像,仰望那熟悉的面容、深邃的眼神,一种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国际歌的雄浑旋律在耳边响起。

我放慢脚步,仔细地浏览着展品,倾听着介绍。小楼建于1727年,曾经屡换主人,历尽沧桑,几经整修,至今保存完好。小楼成为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对外开放,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纪念馆共分23个陈列室,每一个展室重点展示一个主题。一楼第二陈列室介绍了故居的历史,二楼的第十一陈列室展现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旁边的一个小套间,就是马克思的诞生地。我深情地看着马克思生前使用过的桌子、椅子、书柜……想象着马克思学习生活的场景,胸间涌动着温馨和虔诚。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运用大量的实物、图片、人物介绍、手稿书信和墙壁张贴的一段段马克思的名言,构成了立体式的现代展览效果,使参观者全面了解马克思的生平、著作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在连接陈列室的走廊里,可以看到许多世界著名人士的名字,他们或是一个时期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或是终生为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而奋斗不息,使参观者可以更完整地了解一下伟人马克思,一个生活中的真实马克思,也可以看出布展者的良苦用心。

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对马克思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中国游客是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重要客人,纪念馆专门备有中文说明。华国锋同志是拜谒马克思故居纪念馆为数不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华国锋同志赠送的绘有马克思彩色头像的瓷盘摆放在纪念馆显眼位置。



金顶祥云(国画) 庞泰

域外见闻

拜谒马克思故居

柴清玉

马克思故居纪念馆陈列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不同时期各种文字的众多版本,由此我不仅想到巴黎公社,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想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领导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想到苏联和东欧的巨大,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我的目光被1938年由成仿吾和徐冰合译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吸引,因为它是我国重要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之一,更重要的是封面上有“周恩来”三个大字,那是周恩来同志1943年12月在延安留下的亲笔签名,让人感到格外亲切。

遥远东方的中国人对马克思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中国游客是马克思故居纪念馆的重要客人,纪念馆专门备有中文说明。华国锋同志是拜谒马克思故居纪念馆为数不多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华国锋同志赠送的绘有马克思彩色头像的瓷盘摆放在纪念馆显眼位置。

纪念馆厚厚的留言簿,写满了各种文字的感受和思考,其中大部分是熟悉的方块字。浏览这些留言,可以从侧面了解当代人们对这位伟人的评价。西方持续的债务危机和发展停滞,使不少政治家、经济学家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使马克思的伟人地位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一位来自上海的参观者在留言中说:“无论你信仰马克思主义,或是不信仰甚至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无损马克思的伟大。”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曾经说过:“他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形象思维第一流,文章经纬冠千秋”。拜谒马克思故居,引发我的思考,使我明白了不少是非,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不是终极真理,它只是为我们探索真理开辟了正确的道路,指明了科学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其本身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的时间有限,在马克思故居纪念馆只能是走马观花。带着纷繁的思绪匆匆走出马克思故居,在门口嵌有马克思雕像的铭牌前拍照留念。这时天空飘起了细雨,我忽然想起似乎是《马克思传》里写的一句话:“特里尔,不是下雨就是打钟!”小城笼罩在蒙蒙细雨中,可是不宽的街道依然喧闹,打着各色雨伞的游客步履匆匆……

车已开出很远很远,美丽的特里尔小城和那栋朴实的灰白色的三层小楼仍在我的眼前浮现。

有时候于莉莉看着张先生,会突然产生一种幻觉。

她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其实蛮戏剧化的。是不是还会更戏剧化些呢?比如说,像日本那个片子:《w的悲剧》。讲一个著名的中年女演员,就像她于莉莉那样,年轻时被一个有实力的男人一手捧红,女演员红了以后,男人也老了。但他们仍然定期幽会。有一次,幽会的时候,男人心脏病发作,突然死在女人的床上。

于莉莉想:会不会也有那么一天,他们在幽会的时候,张先生也突然死在她的床上?

于莉莉是第一个知道徐丽莎和姚先生的事情的。

姚先生和张先生是朋友。说是朋友,其实只是经常共同出现在某些场合的同伴。当然,他们中间也存在默契。比如说,姚先生讲那个没放盐的汤很咸,张先生就一定不会说它淡。张先生会说:你们真的应该少放一些盐啊。他们两个,就像一根神祕的指挥棒的两头,各执一端,互相用力,互相牵制,最后达到某种平衡,同样的道理,也正因为彼此各执一端,他们其实是最陌生,最生份也最冷漠的两个。

于莉莉非常清楚他们两人的关系。她和姚先生也很熟,在姚先生面前,她是个成熟而有身份的女人。

她有身份,又未曾没有间接的权力。因此说,他们很平等。

先是在那次开机会上,于莉莉注意到,杨娟差点让姚先生下不了台,最后是徐丽莎救了场。后来姚先生就盯上了徐丽莎,或者说,是徐丽莎盯上了姚先生。于莉莉开始以为是逢场作戏,后来发现不对了,动了真格,也不是完全动了真格,逢场作戏还是逢场作戏,但戏演到一张床上去,于莉莉暗觉得徐丽莎要吃亏,同时又感到这女孩子轻贱,做事情不知轻重,姚先生这种人,姚先生这种人能指望他什么!

于莉莉倒是和张先生聊过这事。

张先生听了几句,突然笑起来了。张先生把烟点起来,一手搂过于莉莉,说道:“那小姑娘难道也想成为第二个于莉莉?”于莉莉怔了怔,想起经常产生的那个幻觉,脸上便稍稍有点挂不住。没想到张先生接得快,张先生的下一句马上就来了。张先生说:

“有几个于莉莉,又有几个张先生呵!”

于莉莉听懂了张先生话里的意思。张先生在说:于莉莉和徐丽莎是不同的。张先生还在说:张先生和姚先生也很不相同。还有更重要的一层。虽然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张先生的潜意识里还一直在强调:

没有张先生,就没有于莉莉的今天。

姑妄言之姑听之

这天康远明刚走进沈小红家的大门,沈小红便急急迎上来,没头没脑地问了句“真换演员了?是真的吗?”时,康远明皱了皱眉头。康远明不喜欢沈小红这种一惊一乍的样子。康远明来了,沈小红应该轻手轻脚上来,替康远明把鞋换掉。“热吗?”沈小红说。“凉了呀。”沈小红或者说。然后沈小红再轻手轻脚地倒好一杯碧螺春茶,放在茶桌上。再给康远明递过一条飘散着淡淡茉莉花香的手巾。

还要好好教导康远明。

康远明心想,沈小红见康远明没有回答,就又把问题问了一遍。沈小红说昨晚听父亲讲,剧组里的人员有变动了。原先是杨娟演杜丽娘的,现在突然改了,改成了徐丽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康远明稍稍一愣,接着就说:昨天才决定的。沈小红倒是不依不饶:“为什么?徐丽莎有什么好?”沈小红说,脸都有点涨红了似的。

“你管这么多事干什么?”康远明猛一抬头,看着沈小红。

这一下,沈小红脸更红了。沉下去。嘴里叽里咕噜的,又不说出来。过会儿又抬起头,可怜巴巴地再看康远明一眼。真像做错事的样子。眼圈那里都有点粉红色的了。

康远明心里一种奇怪的感受突然涌了上来,是神在人面前的那种感受。好多天不下雨了,人渴得受不了。站在大太阳底下向神祈祷。神呵,普降甘霖吧。

康远明刚才心里产生的就是这种感觉。

康远明走过去,一把搂住了沈小红。沈小红长得娇小,又没有防备,哎哟了一声。刚才是眼圈那里带点粉红,现在是整个脸都红了。快要哭出来的样子。身体却一个劲地往康远明怀里钻。

连载

然而,我前脚刚进小区,施杰后脚就追来了。

车头远光灯刺得我伸手挡眼睛,他刷地把车甩在路边自己追进来拉我。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他说。

我们面对面站在小区简陋的小花坛边,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这个。

“你女朋友知道你找我吗?”我直视他。眼前这个男人真是好看,浓眉大眼身形修长,更要命的是有风度又有钱。摆在我们大龄女青年面前简直闪闪发光足以闪瞎我们全体的狗眼。他的好条件实在超出我们的期望太多,有时候男人只需要有八块腹肌就能在十分钟把聪明女人变成傻子。

那可又如何?面对如此迷人的男人,我还是不知不觉得把自己调到了刻薄模式。

他还摆出无辜被冤枉的受气表情:“我跟Elaine没什么,你不是一直都信任我吗?”

我走近他身边,指指他的牛仔裤:“你猜你牛仔裤上一也没什么,它就是个随便留了两根猫毛在你身上?”

他果真演技,连头都不低:“别闹了,这么黑哪儿看得见什么毛!你别瞎猜了行不?我们俩在公司谈恋爱!”

“要不要我找一根给你看?”这什么,黑我当然看不见猫毛,只是碰巧记得金田一属于夏天拼命掉毛族。

而且,这借口实在蹩脚。慧慧从不做笨译,跟他有什么公事要两人在夜里抱着猫单独谈?

“丁罪,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我们晚上一起工作怎么了?”他回火了。

“可以。我就是以前不知道你们公司洗手间还有沐浴露。”

离得这么近,鼻塞都能闻到刚刚洗过澡的味道。

“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清楚,别越闹越过分!”

“既然没事,你这么紧张跑来干什么?”

“是我要紧张吗?是谁鬼鬼祟祟用店里的电话打来看我的行程?”

“我打的是慧慧的电话,不是你。”

施杰提高了声音:“你是非要逼我承认一脚踢两船才高兴是不是?”

“我不在乎你一脚踢几船,唯一的要求就是别让我知道。”

“你到底要怎么着?”

就冲他立马来追找我,可以断

定目前他还想挽回,而且只要我们继续下去,他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会换另一个人,换一种不再让我发现的方式。我不是不能视而不见,因为我明白,发生过这件事以后只会对我更好更体贴周到。只是,对方是慧慧。

“结婚,白纸黑字写下‘如有再犯净身出户’。有保障我马上原谅你。”我面无表情地扔出了这类男人最讨厌听到的答案。他完全可以羞辱降贵妥协,哄回去了再说;可他绝对受不了自尊被女人狠狠一挫。

施杰似笑非笑地盯了我许久,那表情像是真正有怒意的前兆:“你就这点儿要求?”

“不乐意就消失。”我也盯着他,哪怕他有可能暴怒地给我一耳光。

可他不仅不怒反笑:“你他妈拍电视剧吧?哄我哄得挺欢啊!少跟我来这一套,想怎么样痛快说!”

“聪明。我想拜托你有多远闪多远。”

“你知道你自己说在说什么吗?你就是疑心太重,被一个男人骗过就觉得所有男人都有问题!我跟你以前认识的男不一样!”他愤然下结论。

我顿时呆了。他怎么会知道?我半个字都没提过。他怎么会知道?难道又是慧慧?他们到底好了什么地步?她不是个随便说是非的人,她跟他要亲密到什么程度才会向他透露自己朋友的往事?

他一直都是知道,却选择在这种时刻说出来,攻击我,保全他自己。没错,他成功了。我们两人之中有第三者的是他,而被迫摧毁无言以对的我是我。我反而成了需要羞愧难堪的那一个。记忆中那种毫无预兆被人劈头盖脸一顿打的感觉再次袭来。

我觉得自己像整个人被抓光了站在她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见我毫不出声,施杰语气软下来,像安抚般摸摸我的头:“我没你想的那么坏,别把我当成那种人行吗?”

我也不动,只愣愣地问他:“谁告诉你的?”

他显然没料到我有此反应,也自觉失言,便接着哄道:“不管那些了。你要相信我,行吗?谁都有过去,你过去我也不在意,我的你不能不也过去在意?”

一转眼,半小时前发生的事情立马成了“他的过去”了?

男性生物典型的避重就轻招数;温柔地睁着眼睛瞎话,死不承认企图糊弄过去。